

柔韧的围剿

马王 著

人孵化梦想的历程，注定要承受现实怎样那样的围剿，我们可以选择被围剿，但我拒绝束手待毙。



昆仑出版社



柔韧的围剿

马王 著

人朝化梦想的历程。注定要承受现实这样那样的围剿。我们可以选择屈服，但我拒绝束手待毙。



昆 仑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柔韧的围剿 / 马王著. —北京: 昆仑出版社, 2003. 9
ISBN 7-80040-703-9

I. 柔... II. 马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78060 号

书 名: 柔韧的围剿

作 者: 马 王

责任编辑: 余 戈

装帧设计: 阎可钦

责任校对: 吴 汇

出版发行: 昆仑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: 100081

电 话: 62183683

<http://www.jfjwyph.com>

E-mail: 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

开 本: A5

字 数: 380 千字

印 张: 13.75

印 数: 1-3000 册

版 次: 2003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040-703-9 / I·502

定 价: 25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。)

柔韧的围剿

马 王 著



昆仑出版社

作品精华摘录

● 生活中，一些人突然来了，一些人突然走了……除了能把握自己的一点才华，身外之人之事太善变，什么都抓不牢。所以，月芽只想以平平静静的心态专注地奋斗事业。女人和男人一样，没有自己成功的事业，所谓的自尊、自立、自强，只是无根云朵，仅止点缀无雨的心空；一旦风雨来时，生活将被灌满黑暗与泥水！

● 月芽心里真的很佩服某些北京人的“傲气”。夸张一点说，他都穷得到外地人门上讨饭了，拿到别人的施舍，非但不说一句“谢谢”，反而冲人家啐口唾沫：“你大爷！你们的财都是在老子地皮上刮削的，老子看你们外地人没吃没住可怜，才成全你们！老子今儿来收税了！”

● 前台的小姐已经换人了。打开“菜谱”，洗生特意看了一遍所有照片：以前在“1号”陪他的那个小姐没了！洗生暗自松了口气。没有了他熟悉的面孔，这里也就没人熟悉他这张脸。那真的已是过去的丑了！他没必要再为此心有余悸。就像一般餐馆需要不断增添新菜种一样，这“妓院”也的确需要经常代谢小姐，因为难免常有洗生一类的男人，心想做禽兽，却又想要一张人脸，所以害怕在同一鸡窝里遇到熟悉的鸡。

● 时下有句俗语：多条朋友多条路——但实际上，都不愿自己为路，而希望别人做自己的垫脚石。

● 月芽无法说清她和洗生之间正在和正要发生什么，直觉告诉她，他们之间的情感，不是一种“由衷”的爱。他们彼此了解太少，而一切又来得太突然，很大程度上基于一种无可奈何！这有点像张爱玲的小说《倾城之恋》——乍一看，好像是说一段“足以倾倒全城的

感人心魄的恋情”；事实是，一段本来即将坍塌的情感、一对即将分道扬镳的恋人，却因为突然倾城战乱而仓皇避难于同一破墙下并就此相依为命。

● 偶尔闲下来，坐在豪华空荡且了无生气的办公室里，我常常虚空得害怕！整天忙碌，名也有了，利也有了，好像应该知足了，可心里反有点找不着自己了。有时也想放弃这种生活，但人能就高不能就低啊。倒不是肚腹不能再吃糠咽菜，而是一颗心，再也承受不了人情冷暖的转换。没听人家说嘛，一个家道中落的人，最能体味透世态炎凉。我，真的没勇气主动让家道“中落”！只是人走背字时，可能会被追“中落”！

● 婚姻，只是人生一件容易进去、却难以摆脱的遗憾！说白了，两个人一起凑合着活。同床异梦，不全是感情破裂而男女各有图谋，更多时候是难以走进、难以关注彼此心中那片荒漠。有些人是结婚了，生活是两个人的，但孤独依旧是自己的，甚至比以往更浓、更深！

● 天性追求完美的她，只能极力压抑灵魂深处时时泛起的悲哀，在半醒半梦间、从半虚半真的遐想中汲取希望，给心一根拐杖，于冷硬坎坷途中，敲击出一点喜悦来，给无奈且无语的人生调味……

● 商品时代，许许多多的人都在拼命挣钱，因为只有具备足够的经济基础，人生的高度才能随心所欲地自由升降。

● 秋雾的生命里已离不开女人和毒品了。他无法自控，也不想自控，他现在已没有任何生活的希望了，继而也就没了活下去的动力。他感觉女人和毒品缠绕着他，像两根长长的带刺的草，麻花似的把他绞在里边，撑着他将溃的灵魂，挠得他心有点痛，还有点痒，让他活得不至于如朽木。他想，他会附着这麻花似的草一点点往下滑，往下滑，直至滑到另一个世界……因为江燕，秋雾曾挨过肖勇的暴打，他只是觉着挺痛快。受了惩罚的秋雾，并没想改邪归正，他只是感到了一种公平——公平之后，便是心无歉疚的灵魂解放——解放之后的灵魂，更加顺从欲望的撒野。

● 一个人，如果全然潜心于发财，而漠视爱情及亲情，最终将穷得只剩下钱！如今，洗生的躯体越来越丰腴，他的物质越来越富足，可他的灵魂，却虚脱成纸币糊就的壳，越来越难承受静夜的风吹……

● 月芽漠然地看着汤云飞的尸体。以前，仅是听说杀人，她便毛骨悚然；眼下，守着一具冰冷的尸体和一摊凝固的血，她却格外沉静。从前的感觉里，杀人犯应该是面目狰狞、冷酷无情的；眼下，她曾经最爱的男人就是杀人犯，他杀人恰恰是因为对她有情。人的想象是多么荒诞，而现实常常出乎意料！人为了食肉，可以随意杀死动物，不算犯罪；可人为伸张正义，杀死一个连动物都不如的人，却沦为“杀人犯”，要偿命！法律，毕竟以“人”为本——人啊，立起来两条腿走路就算是人；会说一句人话就算是人；穿上衣服遮住羞处就算是人……人啊人，多少人，不如兽啊！

● 给人家工作，犹如给人家当厨师，必须依顺人家的口味，那种仰人鼻息、取悦于人的感受，对于怀才不遇的人而言，是一种拿尊严换铜臭的耻辱！

● 拿钱买服务的对代真不错，只要你有钱，就能看到春光不败的脸。就算那是职业性的吧，也总比天天看一张形同陌路的家人的脸舒服。还有，别怪现在“网恋”那么多，这没什么不好。虽然虚拟的空间里难有真实的幸福，但许多人就宁愿倾心于那虚幻的美好。一个美好破灭了，再营造另一份美好……只要人心活着，只要不倦地创造，生活毕竟可以填充许多美好的片断。日积月累，一辈子不就享受完了么？相反，于现实中忠于一个家、忠于一个人，生活却是那么苦涩与劳累，特别是一个女人……

● 晚9时51分，在三个助产士和一个妇科主任的帮助下，一个小男孩儿来到人间，一声响亮的哭啼响彻产房！月芽长舒一口气便昏迷了。几乎与此同时，在洗生的圆明园别墅里，他正和汤一飞做爱……

生活中，总有许多无言无声的残酷和无情，以及嘲讽……看透了

人生的人，最该懂得自己爱自己，自己珍惜自己。

● 心里太多东西，没法跟人说，说了又怎样？没谁能帮她解决什么，到头来仍要自己独担心灵的重负、独慰心灵的伤痕、独爬心灵的坎儿。更何況，说与人听，没准还会成为别人的谈资，让自己的名字和故事辗转于人的齿缝与口臭里。

与此相反，用笔在纸上跟自己聊天，却是格外安全与惬意。特别是写成小说体裁，让自己生活中不敢说的话、不敢做的事、圆不了的梦，都可以让小说中“改了名”的自己去随心所欲。

● 一个有志气有远见的人，在没有居所的严冬，是甘于和猪同宿、与猪共食的，甚至忍受猪的兽性非礼。这不是人愿意苟活如猪，丧失了斗志，她只是忍一时，因为她明白，某时不能暂同猪性，就可能日后难再为人——严冬不宽容人命，为猪却可残喘偷生，而生命是所有志向的载体。

虽然，她也崇尚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”的气节，但她更看重生命的价值，她认为她活一生所能创造的价值，远远超过一块“玉”！所以，她需要自己活得“韧”，而不是“刚烈”。因为，再硬的钢条，加到一定负载，也会折断；若将钢条弯曲成弹簧，不但能承载更重，而且会爆发出一股反弹力。相比之下，月芽更喜欢拥有“弹簧人生”。

但不管怎么说，月芽始终鄙夷秋雾一类的生命个体，也自嘲自己一类的不洁躯体与灵魂。

“人生常是种尴尬的生存。某些貌似变态不合理俗的人，他们也非灰色与消极，只是对生存状态尴尬的反动、突破与超脱。走出激愤，多给沉闷的人生透出一口气来，幽默由此而生。”张爱玲说得好多，多中肯，好像是专说给秋雾和她月芽的。

如果把秋雾和月芽的所作所为权作“幽默”，那他们是“幽”了生活的“默”呢，还是“幽”了自己的“默”？但无论谁“幽”谁的“默”，那“幽默”都是“黑色”的。月芽想，还是张爱玲说得绝：人生是件华美的睡袍，里面长满了虱子。

● 当初，随着先生搬到海淀办公室住时，月芽并没有退掉香山

脚下的小屋，留了部分生活用品，并交了一年房租。她心底总有一种潜在的恐惧感，或称一种自虐的悲剧意识：对任何人都不敢完全信任，对任何事物都不敢期望从一而终！她好像比任何人都懂得自重、自立与自保。

她从未对婚姻抱多大希望，甘愿进“围城”，只是不想放弃一份生之体验；选择“围城”，只为生命本念中多一份安全。至于这城能维系多久，从不敢有天荒地老之盼，只想尽力去经营。

她时刻为自己准备一个巢——一个绝对自己的窝儿。受伤的时候，可以逃回自己的窝里静静地舔伤，声声痛苦的唏嘘，不会惹人躁，也不必招人怜。若能自愈伤痛，她会东山再起重觅路；如无勇气，她会悄然自毙于孤寂，不要谁的眼泪，不要花圈，更不要坟茔——人都走了，魂都飞了，何必再在世上开阔的平野中耸一堆苍凉！还是如雪花般，悄然而来，飘然而逝，只要有风的空中，舞过自己的美丽，则生之不惜了。还是让世间多一份平坦，多一点欢乐吧。

● 公主坟立交桥下的一宿，洗生想象了很多美好，也想象了很多不美好，如此半睡半醒间，他抱定了这样的立身之道：无论在北京混得怎样，最最根本的，决不能让自己受伤！

第二天早晨，洗生就着绿地里浇花的水管子洗了洗脸。公主坟没有河，都市里也没有免费的自来水。可不管怎样，洗生总要让自己脸无尘垢。他是穷，但他要穷得干干净净，他不要被人视作脏乞丐！

他从小有个习惯：大清早起来，即便尿憋不住撒在裤裆里，也必须先照半天镜子。他特喜欢每天对着镜子摸摸下巴左侧那颗隆起的黑痣。毛泽东的同样位置也有同样一颗黑痣。每摸一次，他总能对未知的前途多一份自信。

● “家在北京”，说者一定很自豪，听者一定很向往，因为北京是“皇城”，北京人自然是皇亲国戚，必定生活优裕，气宇轩昂。事实并非如此。“北京”也有和她老家一样的乡村，北京的农民也和她的乡亲父老一样辛劳！这个世界的真理是，再富裕先进的地方，终有贫穷落后的角落。因此，人，真正意义上的人，真的不该有地域的

自卑。

初到北京的一段阅历，让月芽对前途又多了一份自信：人不该盲目地自卑，也不该狂妄地自傲；人生的成败，取决于一个人的才智和努力，而非“背景”。比如，同在北京，某些“北京人”可能终生贫困无成，某些外地人可能富足有为。

● 她需要成功，需要在这个现实世界里成功，要“名”也要“利”！如此，她才可以回击所遭遇的种种不公，让尊严得以大反攻！全面胜利后，她会选择“归隐”，甚至“出家”——因为她心里，有些根本的愤世嫉俗。她之所以甘愿“入世”地活，追求世俗的功利，只是怀了一种“复仇”信念。但到底跟谁有仇，复什么样的仇，她也说不清。

● 也许不久以后，她家乡的人，可能就是东方中学的同事，将会收到由她粘封的“北京亚视公司的调查资料”；而且，他们可能一如既往地信宝似地收藏起来，甚至会送到嘴上亲一口，或用鼻子嗅一嗅，赞一声“好香啊”！

可谁会想到，这信封，这来自北京一家很知名公司的信封，竟然是一个为了面包的小老乡屈尊在茅厕里粘糊好的呢？

这有点像“吃饭店”——一份价值连城的山珍海味，吃者津津有味，赞不绝口，而且倍感荣耀；其实呢，谁敢保证后厨师傅没有擀了鼻涕或抠了鼻屎放在每个碟子里？

要想活得轻松，要想吃得开胃，就须领悟“眼不见为净”的道理。或许，这世界本身，只能在人的想象里洁净；这人生，也只能在人的想象中美好吧。

月芽感到自己真的亟待成熟，这世界、这人生，原本就不美好，只怨自己想象的太美了，因此才会“无端”地失望，“无端”地生气！像汤云飞，漂亮的疯母狗；像周小龙，咬人的哈巴狗；像胡校长，狡猾的老母狐……往后在北京，还会遇到更多人面兽心的同类。她能一次又一次地生气吗？

● 活着真有意思，浮萍似的漂啊，某一片水上，这个跟那个就

撞上了，可能就此拥在一起，相依相伴；也可能擦肩而过，依旧各漂各的。擦肩而过，算识缘；相识相知，算友缘；相怜相爱，算情缘；缔结连理，算姻缘；系结仇怨，算怨缘……生活啊，真像大舞台，一人一部戏，每个人是编剧，也是演员。长长短短的戏里，谁和你成为齐头并重的主角？谁成为你的配角？谁给你跑龙套？谁做你的道具？谁是你的插曲？谁是你的主题歌？谁……反过来说，你又会成为别人戏中哪个因素？这一切幕后的导演，都是“缘”吗？还是所谓“命运”？

● 人生中，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漩涡或泥涡，只要自己会把自己变成一条鱼——有时是自我蜕变，有时是借助外人外物暂变，钻出那些“涡”，活得也许会更潇洒、更加游刃有余。

● 人的情感，本就是一种无影无形的善变东西。两情之初，或许都是真诚的，只是时空变幻之后，把不住的情感因境而迁，不期然地变成无辜的“欺骗”。所以，情感方面，最好不要承诺，因为承诺会变；最好不要誓言，因为誓言会被岁月风干；还是默默地让心牵手吧，把“缘”握紧，或者无言地看着“缘”越走越远……

第一章

1

九月了，哈尔滨的街道两旁，该落的树叶落了，该黄的黄了，极少数依然绿着。干爽的空气里，处处透着秋的气息。

一天早晨，肖勇习惯地把自己的 TAXI 泊在路边，走进一家报刊零售铺，买了份报纸。

回到出租车里，肖勇打开了报纸，第一版一个很醒目的标题吸引了他的视线——

“买处”大案破获，民营企业家刁启富昨日被枪决

“难道真的是他？”他急不可耐地接着看新闻内容：

日前，哈市警方破获了一起骇人听闻的“买处”大案，罪魁祸首竟是近年来名气很大的民营企业家刁启富。

刁启富是做木材起家的，小学文化。90年代初，业已腰缠万贯的刁启富不满足于一般的嫖娼，而是钟情于“买处”，特别偏好于13至16岁的少女。五年来，刁启富协同狐朋狗友，以引诱、胁迫、劫持等罪恶手段，先后强暴了三十几名花季少女。除此之外，刁启富还犯有故意杀人罪。五年前，其妻肖水一再提出离婚，均被拒绝，为了达到终身拥有肖水的目的，刁启富残忍地杀害了肖水，并将其尸体置于

自己命名为“阿房宫”的别墅，与活人为邻长达五年之久

.....

肖勇放下报纸，发抖的手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还未来得及拨号，手机响了，是哈市公安局刑警队打来的。他边接电话边启动了车。

肖勇跟随刑警来到位于哈市郊某小区一幢别墅前。

这幢别墅的外观是红色，装有几个空调。除了院子里荒草丛生有别于其他院落的生机和井然，一切并无异常。置了房产而不住、纯粹投资式的别墅很多，没有谁会因为那一院荒芜而想及此房是座地上“坟墓”。

屋门开了，一股甜了巴唧又臭不可言的腐尸味扑面而来，肖勇几乎要晕倒！他使劲抓住楼梯的栏杆，跟着刑警往楼上走。

肖勇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他不敢想、也想不出自己妹妹死后五年的模样！活了近四十年，他从未见过死人。他也无法想象，如果晓得自己隔壁邻家住着一位“死人”，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？可刁启富逼着这别墅周围的人“享用”了这种感受！

肖勇想不通，自己的母亲婉玉，六年前怎么就选择了刁启富做女婿？妹妹肖水可是个才貌双全的中文硕士。

快到第三层了，肖勇的腿抖得几乎迈不动。走在前面的一位刑警回头看看肖勇，然后退下几层台阶扶住他。他只有强抑剧烈心跳，顺着刑警的扶持力，艰难地往上挪动双腿。他多希望将见的尸体不是妹妹的，他宁愿笃信妹妹依然失踪。

肖水的尸体放在三层客厅的地板上，腐烂得只剩一堆白骨。但仅就残余的破衣衫花纹，仅就骨骼长度，肖勇已确信那是自己的妹妹肖水……他两腿一软，昏了过去。

2

鲁西南某县的高阳镇，有一座灰色院落，分为前后两院：前院，七八间简易房，是养鸡的温室；后院，是起居室和厨房，收拾得干净利落，一切条理井然。

婉玉阅兵女将军似的在温室里踱步，身后跟着老伴肖风。

养鸡场里弥漫着一种特殊的气味：鸡粪、饲料和热气交融的那种暖烘烘的混合臭！一般人初到养鸡场，都会有作呕反应。但婉玉喜欢养鸡场里的气息，惟有这种味道，才会时时提醒她拥有一笔财富和希望。这有点像初为人母的女人，慢慢习惯且喜欢婴儿的屎尿味，不但不会作呕，反而有种别人无法体味的幸福与幸运感——正是这屎尿味，暗示她拥有一个独属于自己的孩子，这孩子会一天天长大，每天能带给她种种开心不说，孩子即是希望，长大了没准就能成为比尔·盖茨！而她呢，身份地位自然也就因了孩子的有为而升迁……

养鸡场的雇工们不时跟婉玉打招呼，她看都不看他们，鼻口也不发出任何回应气息。在她眼里，那些人不过是用钱雇来的工具，人没事谁愿意搭理工具？

跟在婉玉身后的肖风，那种委琐气质，既不像丈夫，也不像保镖，更不像管家，他甚至连仆人都不像。一般的仆人，尽管态度谦卑，但眉眼间透着会迎合主人的精明与活力。肖风则除了形容谦卑，眉眼间也没任何精明与活力。不管别人信不信，他的确是婉玉的丈夫，且是一同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男人。

“一年一度中秋节。不知道月芽她现在……”肖风的声音很低，好像自言自语，又好像怯懦地想和婉玉说点心事。

“五年前那一幕你都忘了？别跟我提她！”婉玉的声音也很低，但充满愤怒。她原本喜欢大声发号施令，可今儿是在养鸡场，肖风所提又是她不愿外扬的心痛，她只能压低声音呵斥老伴儿。

肖风轻轻叹了口气，“噫，小女儿指望不得，大女儿呢？当初我

就瞅着刁启富不像好鸟，可你说他有钱有势，肖水嫁了他，不但一辈子荣华富贵，咱们一家人在哈市也能扎稳根。要过得好好的，她能离家出走吗？就算是出走吧，她不跟刁启富联系，总该跟咱们言语一声吧？五年啦，她竟一直无音信，担心啊！”

婉玉拉起肖风胳膊走出温室，来到院中央无人处。

“你说你这人啊，就长了一张乌鸦嘴！本来我今儿心情不错，现在让你全搅乱了！指望谁？我谁也不指望！就是所有儿女都没了，我婉玉该怎么活还是怎么活！活着能动，就想办法挣钱，然后拿着钱好好吃好好玩！等哪天老得快不能动了，我就自己了结性命！你要是死在我前头，那没得说；要是你和我一块活着，在我想死时，咱们一块死！”婉玉气咻咻地说完，丢下肖风，自个儿穿过后门奔后院，正要开堂屋门时，听到有人敲大门。

婉玉拉开门，门外站着肖勇。

3

一天早晨，一辆沾满油污的农用拖拉机，喷着股股黑烟驶出月家湾，爬上村西惟一的桥。

拖拉机斗厢里，十几个乡村女孩坐在各自的行李包上，麻雀似的唧喳说笑。依照中国人的传统情感，离家应该泪涟涟；可眼下这些姑娘，个个脸上漾着喜悦！

“咱这儿离福州多远？要坐多久火车？”

“大概两天两夜吧。”

“是城市就比农村好！先不说城市挣钱容易，最起码可以自由恋爱。你看咱这儿，谈对象要靠媒婆；对上象了，见面还得被老少男男女女人们偷眼盯着；想要‘叭’个嘴更不容易啦，要么钻进高粱地、要么趁月黑头连阴天藏在麦垛后面，做贼似的！要是被哪双贼眼瞅见了，说‘不正经’是轻的，重的，非被骂到掘八辈祖宗！啥年月啦，还这么老封建！我这次出去呀，不管挣钱不挣钱，一定要讨个城市老

公，再不回这黄土洼！”

“俺就想不明白，月芽姐要长相有长相，要学问有学问，她要是出去，管保比咱们任何人混得好！可她就不走，就安心在那个破学校里当代教，一月百把十块钱，一年到头挣不到一件嫁妆钱！”

拖拉机轰鸣着，颠簸着，沿着黄土路向前。沿着这条路往西走约四里地，就是 107 国道，北通县城，南至地区城市菏泽。

月芽家就在前街与路分界处，距桥仅几十步远。没事时，月芽喜欢踩着地排车架爬到小厨房顶坐着，坐在那棵老槐树的伞盖底下，看这条通往乡里的马路上人来车往。

这条路之所以忙，不仅因为村里田地大多在村西，更因为中国 80 年代改革开放后，农民们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向往城市，哪怕是小小县城。因为在城里，捡破烂都能卖钱，做乞丐也能讨成万元户。可乡间种地呢？面朝黄土背朝天地流臭汗，一年到头，到手的粮食除去交公粮，又能填满几个仓？虽不至于老婆孩子饿肚子睡冷炕，可除了温饱，生活中又能添啥乐子？人家城里人不出苦力能挣钞票不说；工作完了，可以去唱歌跳舞，可以轧马路，可以逛公园，可以……

改革开放，在农民想来，就是做买卖不被“割尾巴”啦，人人可以自由找门道挣钱。如果说 80 年代初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于鲁西南人是滋润经济的春风；那么十年后，鲁西南则掀起了一股“南下”旋风，成千上万的鲁西南乡村女娃纷纷投奔广州、深圳等地做了打工妹！

月家湾的一拨儿女娃走了。一个月后，一个个给家里寄来数百元汇款，在信里对南方城市生活做了种种描绘……她们的家长，把她们寄钱的事和信中写的事自豪地说给邻居。

几百块钱！一个农村爷们拼死拼活种一年地能挣几个钱？一个不及 20 岁的女娃在南方城市里不到几十天就挣到了！

又一拨儿女娃坐着拖拉机离村了，她们将奔县城，在劳动局会合其他村来的女娃们，将一起爬上大巴奔菏泽，转乘开往福州或福清或广州的火车……一个月后，她们也会寄来钱和信，然后她们父母也开

始走街串户，自豪地为她们传奇……

月芽骑车进村，看到了远去的拖拉机。她下了车，望着远去的拖拉机发愣。

月全实拿着扫帚走出大门。五十多岁的月全实，身子骨看上去很结实，只是脸上有一抹似病愈不久的憔悴与忧郁。他的头发整体看来依旧黑密，偏就正头顶一撮不多不少的头发白得刺目！

瞅见马路对面发呆的月芽，月全实愣了片刻，他看到了那辆拉着女娃远去的拖拉机。他轻叹口气，扫起门前地面来。

月全实往西打至齐自家院墙的地方，往东打到与隔壁邻居家搭界的地方，往南打至马路边。如果拿尺子量的话，除了界线有点不直，但整体上绝对没过自家的院落边界。

冯素才一边出大门，一边解沾满面粉的黑围裙。

月全实回望了老伴儿一眼，“你呀，就不能解了围裙再出门，瞧那上面脏的！”

“不沾面不沾水那叫围裙？面算脏东西吗？你呀，老了老了，还不改洁癖，死要面子活受罪！”

冯素才没看到月芽，只是习惯性地左右瞅瞅自家院墙——日光落到搭在东墙上的一堆玉米秸上。她急步走过去，气咻咻地把一个个玉米秸捆子狠狠地甩到邻家院墙上。

“自家墙头多的是地儿，非把柴火弄到咱墙上，巴着落雨沱咱墙头啊！我们是绝户人家怎么啦，也不该这么欺负人！”

“就你心眼多疑，兴许人家没想这么多，随手把柴火掣在那儿啦。”

“全天底下就你一人省事发憋冤包一个！我早些年怎么说来着？倾家荡产也要给你看看，有个自己的种儿，不管男女，别人就不会这么看轻咱们、硬欺咱们！你就是不听！现在怎么着？孩子倒是养大了，还不是给人养的！她的翅膀越来越硬实，远走高飞是迟早的事！看你老了怎么办？犟驴啊，你！”

“芽芽在路对面，小点声，省点话！”